

端木与萧红

钟耀群 ◎ 著

萧红

跋涉生死场的文艺女神

端木蕻良

文学大家 萧红真心的婚姻寄托者

钟耀群

端木蕻良痛失萧红二年后方娶之妻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


华文出版社

端木 与 萧红

钟耀群 ©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


华文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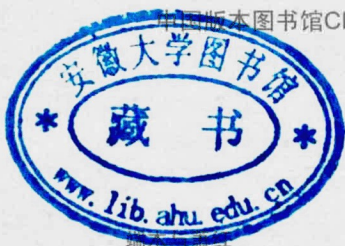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端木与萧红 / 钟耀群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14.9

ISBN 978-7-5075-4231-8

I. ①端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端木蕻良(1912~1996) —
生平事迹 ②萧红(1911~1942) —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98884号



著 者: 钟耀群

责任编辑: 吴素莲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b.com.cn>

电子信箱: hwcb@263.net

电 话: 总编室 010-58336239 发行部 010-58336270

编辑部 010-58336252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9.25

字 数: 100千字

版 次: 2014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4231-8

定 价: 32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前 言

端木蕻良生前认为有人写他和萧红之间故事的文章多有不实之词，甚至是造谣诬蔑，所以他从来不看，他以“不屑一顾”的态度来对待。他认为不用大好的时光去进行创作，太没意义了。他计划将《曹雪芹》下卷写完后写《回忆录》，其中当然会写到他和前妻萧红如何从认识、结婚，到为她治病、送终，直至火化、埋葬。他曾对我说，他对待萧红，可以说是“惊天地，泣鬼神”。

端木脑血栓病多次复发，在语言、行动都受到病魔的折磨下，却从未放下手中的笔。但是，天不假年，1996年10月5日中午12时，他溘然长逝了，他这副未完成的担子，似乎自然地落到了我的肩上。

本来我是准备将《曹雪芹》下卷完成，再写他的小传，其中当然包括他与萧红的结合。但是，在他去世以后，有些悼念他的文章中，提到他和萧红的关系，仍

有以讹传讹的说法在流传，我太不能平静了！于是我决定先将《端木与萧红》写出来。因为我也70多岁了，如果我不尽快地将端木生前对我谈到他和萧红的一切写出来，那么，那些说法岂不是要以讹传讹永远流传下去了吗？我要为端木“平反”！因此，从今年4月中旬开始，到女儿给我寄来5月10日经香港到悉尼探亲的机票前两天，写出了初稿。

我是从萧红这个名字进入到端木脑海中开始写的，然后是见面、相交、定情、结婚，共同在武汉、重庆、香港的生活，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，端木在战乱中如何照顾病中的萧红，到1942年1月22日上午萧红去世，24日火化，26日晚将她另一半骨灰埋葬在圣士提反女校校园里，小山坡面向东北方向的一棵小树下为止。

这里我主要凭我和端木共同生活的30多年中，在我有心无心的询问下，特别是1989年底曾为准备去香港讲学，其中有以《我与萧红》为题，端木对我所讲的事实。我是靠我的记忆写出来的，既没有涉及他俩的写作成就，也没有涉及他俩工作中的活动与交往，这些都从年表中来体现了，我主要是写他俩的感情生活，更主要的是写端木对萧红的一往情深。我没有见过萧红，我极力避免主观臆测和设想。

相页上，我选用了1938年春天端木在西安的几张，



特别是手拿萧红送他小棍的相片；再就是1985年到武汉参加“黄鹤楼笔会”时，我陪端木到汉口寻找1938年5月他和萧红结婚的大同酒家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，端木拄着手杖迫不及待地爬上二楼楼梯口，巡视楼上情景，我看到他不顾喘息、百感交集的含泪目光，立即抓拍了一张；第三组是1986年去萧红故居，他像孩子一样躺在萧红出生的炕上，要我为他拍了一张；最后是1987年冬，我们去广州银河公墓祭扫萧红墓时，他在黄力的扶持下，跌跌撞撞走到萧红墓地，不顾一切地扑向墓碑前，用手指揩拭萧红相片脸上的尘土，就像当年他为萧红揩拭脸上的泪水一样，可惜我要朗读他写《祭萧红》的诗，没能拍下这个镜头，深以为憾。

在附件中，我目前仅收集到20世纪90年代每到清明节，他祭萧红的诗，其他如秦牧先生提到的五六十年代的祭诗等尚未收集到。再就是在50年代，在所谓“反胡风”运动中，当时的领导一心要将端木打成“胡风分子”，他都不进行反驳。但领导提到萧红是“胡风分子”时，他却勃然大怒了。这里我选用了当时在场的葛翠琳在悼念端木文章中的一段，来说明端木对萧红的感情。

1997年5月10日，我带着端木部分骨灰飞到香港，在端木生前友好热情地安排下，于13日上午，在圣士提

反女校校园里面向东北方向的坡上，在端木当年埋萧红骨灰的地方，撒下了端木骨灰，让他俩人世间天上生死长相伴，以了却端木生前对萧红的无限眷恋之情，为此我也心安了。

钟耀群1997年6月于悉尼

目 录

一、闻 名	1
二、见 面	4
三、相 交	9
四、定 情	36
五、结 婚	40
六、武 汉	46
七、重 庆	53
八、香 港	75

附录一：那时桥头载明月	132
-------------	-----

附录二：端木蕻良在西安	140
-------------	-----

附录三：端木蕻良和萧红在香港致华岗的9封信	157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附录四：信外缀语——读端木蕻良、萧红在香港期间 致华岗的信	173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附录五：萧红和她逝世后的一些情况（节录）	191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附录六：端木蕻良对萧红后事安排及半个世纪的牵挂 …	198
附录七：《沉默》（节录）	235
附录八：《中国现代作家选集·端木蕻良卷》编后话…	237
附录九：呼兰河永远流淌着对端木先生的幽思	257
附录十：在端木蕻良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	277
后 记	285
出版者的话	288

一、闻 名

1932年，端木蕻良（原名曹京平）在北平参加了“左联”，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，他就化名“辛人”设信箱和鲁迅先生通信，寄由他主编的《科学新闻》等北平左联刊物给鲁迅先生。1933年秋，他在天津创作了长篇小说代表作《科尔沁旗草原》，后又创作反映天津学运的长篇小说《集体的咆哮》（已遗失）。1935年年底，他参加“一二·九”学运中的“一二·一六”第二次大游行后，只身来到上海。

1936年上半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《大地的海》，并与鲁迅先生有书信联系。后在鲁迅、茅盾、郑振铎等文学前辈的热情关怀下，在《文学》、



端木蕻良

《作家》、《中流》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，成了一名独具风格的青年作家。

他在北京的时候，就听说青年作家萧军、萧红在鲁迅先生的扶持下，出版了“奴隶丛书”《八月的乡村》、《生死场》等，还知道叶紫也是“奴隶丛书”的成员之一。他是怀着找鲁迅先生的心情到上海的。没想到只通了几次信，连面都没见到，鲁迅先生就去世了。当时端木的心情是很沮丧的。不过，他也知道要当一名作家，最主要的还是写出好作品来。因此，他白天黑夜地在一个木匠铺的小楼上写小说。

创作之余，端木喜欢到他住处附近的法国公园去散步，在草地上躺着看天上的云彩，看树上的小鸟飞来飞



1934年萧红在青岛

去，绝不串门，也不爱找人聊天，可以说完全是独处。这是他从小就形成了的孤僻性格。不过在同学和朋友来找他时，他也还是很高兴、很随和的。

一天，他正独自抱着膝盖坐在草地上遐想，突然听到远处有笑语声传来，他随着声音转过头去，看到有三



个人从林荫道边说边笑地走出来转向公园大门走去。两男一女，男的一高一矮，一瘦一壮，女的穿着花格裙子，小皮靴，笑声主要是从女的口中传出的。端木目送这三人走出大门，思想里马上和“奴隶丛书”联系起来。因为听说萧军、萧红也住在法租界附近，心想这三个人可能就是萧军、萧红和叶紫。

二、见 面

自从鲁迅先生逝世后，茅盾先生意识到自己的担子更重了，自觉地肩负起鲁迅先生的未竟事业。那时一些青年作家都聚集在茅盾先生周围，端木也是其中的一个，参加了茅盾先生组织的“日曜会”，每逢星期一，便在“新雅”酒楼聚会，互相交换上海当时文学界的情况，同时也可以从茅盾先生那里得到指导和教益。



1937年6月端木蕻良
在上海赠茅盾自画像

“七七事变”时，端木正在青岛。他是应南开中学同学饶斌之约，到青岛海军俱乐部度夏洗海水浴的。这时他突然接到茅盾先生的信，要他马上回沪。他立即告诉饶斌，便买了船票回上海了。他曾在茅盾先生家楼上亲眼看到敌机轰炸闸北，引发大

火。当时商务印书馆、华美印刷所正被大火燃烧，端木还不知道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科尔沁旗草原》和茅盾先生的《一个真正的中国人》正在华美印刷所排版，是徐调孚先生从燃烧着的华美印刷所里抢救出来的。当茅盾先生要把《科尔沁旗草原》稿子交给端木自己保存时，端木想到自己从来都是丢三落四的，还是放在茅盾先生处保险，便没有接过来。后来还是茅盾先生交给开明书店出版的。

由于战火迅速蔓延，上海一些文学刊物都被迫停刊。这时胡风准备筹办一个刊物，便约端木参加。当时到会的有艾青、萧军、萧红等10来个人。这是端木第一次见到萧红和萧军，因为都是东北人，很快就谈到一起了。尤其萧军是辽宁省的，关系就更近了一层。当萧军、萧红知道端木到上海已经一年多了，萧红便睁着一双大眼睛奇怪地问：

“我们怎么没听到老胡说起过你呢？要不我们早该认识了。”

端木笑了笑，没有



《七月》杂志的目录页

吭气，同时接过萧红为他端过来的茶。

在会上，胡风提议刊物的名字就叫《抗战文艺》。萧红不喜欢这个名字，便说：“这个名字太一般了。现在正‘七七事变’，为什么不叫《七月》呢？用‘七月’做抗战文艺活动的开始多好啊！”

端木听了，很同意这个意见，心想，萧红不愧是北方女性，有一股质朴豪迈的味道。不过看到她老练地吸烟的样子时，又想到这大概就是女作家的派头。之后，端木在胡风召集的组稿会上，也还见过萧红一两次，不过萧红不主动找他讲话时，他是不会主动找别人说话的。

不久，上海文化人多半去武汉了。和端木同住的杨体烈也回四川了。胡风还没有走，就要端木住在他家去，彼此有个照应。端木便搬到胡风家一间小屋里住下了。

当晚，胡风拿来一双旧的咖啡色皮拖鞋给端木穿，有一只已经绽线了。胡风解释说，这双拖鞋是瞿秋白住在鲁迅家时，亲自买回来穿的。瞿秋白走后，鲁迅一直穿着它，所以有的地方都开线了。

端木本来是最不爱穿拖鞋的。这是他在1937年写的《哀鲁迅先生一年》的文章里说得很清楚。但他一听这双拖鞋是瞿秋白和鲁迅先生穿过的，便肃然起敬了。因此，不但在胡风家穿着它，临走时，还向胡风索取了它，并保存了它。直到“十年浩劫”才失去了它。



那时，端木三哥的女朋友刘国英，也住在上海亲戚家。“八·一三”后，她父亲来信要她立即到武汉去。刘国英就要端木送她上火车。因为战乱，火车非常拥挤，端木去送她时，她在上海的一个男朋友也去送刘国英。端木看到那男朋友老对刘国英献殷勤，就很不乐意，横眼看着他，将刘国英的东西从那男的手中夺过来递到火车上大声说：

“你快走吧！到了武汉赶快给三哥写信！”意思就是告诉那位男士，刘国英是我哥哥的女朋友，你少来献殷勤！吓得刘国英也不敢和那位男士多说话了。

端木的哥哥们都非常关心这个小弟弟，随时都来信告诉他，到哪儿就可以找到他们。端木这时风湿病犯了，行动不太方便，便决定到浙江上虞他三哥那里去住，至少生活上有人照顾他。因此，在胡风决定去武汉时，端木便乘火车到了上虞。



1934年曹氏四兄弟于天津（从左开始为曹京平（端木）、曹京哲、曹汉奇、曹京襄）

端木三哥那时在上虞税务局工作，端木去了，也有个落脚之处。住了不到10天，三哥从单位带回茅盾从萧山给端木的信，信上要端木和他一起去湖南，他在萧山大饭店等他。端木是想与茅盾先生走的，但现在行动不便，便立即要三哥代他去萧山饭店看茅盾，告诉茅盾他目前的身体状况。三哥便去了，回来告诉端木，由于萧山遭遇日机大轰炸，萧山饭店被炸，茅盾先生已经走了，没见到。同时胡风也来信催他去武汉。

大约又过了半个月，端木行动稍稍恢复了，便接到萧军从武汉的来信，要他马上动身去武汉，说胡风、艾青、聂绀弩等都已到武汉，正在为新办刊物《七月》写文章，就等他了。信很热情，是用文言文写的，还附了一首旧体诗。本来就不想再养病的端木，收到这封热情洋溢的信后，就再也住不下去了。不听三哥的劝阻，立即收拾行装，要三哥为他买票，次日便乘火车去武汉了。